

■散文

一树蔷薇疏疏落

□陈汉春

多年以后，我仍会梦见那畦菜园。梦总从一扇绿漆大铁门开始，门轴咣当一响，旧院便迎面而来。院子靠南，一分薄地，被父亲分成几畦。向阳靠东，三棵青海云杉，一株郁郁葱葱的野蔷薇，一排野赤芍，皆从南山原始森林移来，带着山野的粗犷与恣肆。风过时，蔷薇疏疏落落，像谁在岁月深处轻轻叹息。

云杉是小妹出嫁前移植的。她在南泥湾挖下三株幼松，背着茭茭筐，汗流浹背扛回家。怕难成活，她在幼松东南西北系了不同颜色的丝线，回来按标记栽在菜园东边。经冬复历春，三棵松竟都活了。或许这是她留给自己的青春纪念；树的年轮记着岁月轮回，也藏着她对故土、对娘家的惦念。

园的西面，方寸之地有葱、蒜、茼蒿，有白菜、萝卜，几乎占了菜园三分之二。可惜我家地处祁连山深处，光热不足，种不了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。走出家乡前，我竟以为西红柿是长在高树上的水果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即便土地寸土

寸金，这片菜园仍容得下一些超出生计之外的念头。比如父亲移植野蔷薇和野赤芍，早已超过一户农家居家过日子的底线。若种豌豆，春种一粒，秋收百籽；种葵花，夏日花事灿烂，过年便有嘎巴作响的零食。拿宝贵菜地移栽野花野草，在旁人眼里，难免不伦不类。那时的父亲，对待烟火生计，似乎总有些不合时宜的浪漫。

我家就在村子最东边，门前是通往村外的碎石大路，村人来去都要经过我家门口。偏偏我家朝东没有院墙，也没有大门，农村叫“豁落院”。像豁了牙的人，日日守在路边迎送往来行人，走风漏气。蔷薇与赤芍，花开也好，凋零也罢，全逃不开路人的评头论足。

没有院墙，便没有隐私，也少了尊严。路过的眼睛便渐渐有了别样神情。

关键我是一个男孩，一个青春敏感而自尊的学生。旁人随口的议论，落在我身上，都化作难堪。中学离村庄五里，整个初高中，我每日早出晚归，沿沙土路走读。每到秋季开学，学校发动全校师生去南山捡柴，以备冬

暖。上山下山，都要经过我家门口。那个漏风漏光的豁落院，尤其是女生，往往会从同村同学口中得知，那个豁墙的、有蔷薇的人家，便是我家。

“路过你家，讨杯茶喝吧。”

“从你家路过，请女生吃口馍吧。”

捡柴头一天，班上总有些男生戏谑。我个子不高，学习中不溜，是存在感很弱的学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，一个男孩的体面，很大程度依托家境。若有一面青砖门楼，刷白灰的院墙，一排明三暗五的拔廊房，院角斜斜探出一树蔷薇，墨绿枝杈间开出一层层、一叠叠粉红花朵，赤芍浓稠的香随风飘出，再有几声鸡啼犬吠，路人自然望而却步。殷实的家庭，足以让一个男孩敞开大门，笑迎宾客。可惜我做不到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。我在揶揄中讪讪笑着，心里憋着难以名状的委屈，好像我生来不够大方，面对语言芒刺手足无措。

清晨，上山队伍浩浩荡荡走过门前，没人指指点点。下山时，同学们脚步匆匆，也来不及瞥一眼我家菜园。

他们嬉笑打闹，旁若无人；唯有我，远远拖在队伍末尾，心事重重。整个中学时代，我最胆怯、最难熬的，便是秋季开学，全校师生若无其事经过我家豁落院的那些秋日。

若干年后，父亲砌上院墙，安了一扇绿漆大铁门，彻底将花草果蔬挡在别人视线之外，也守住了家的隐私。可那时我已离家读大学，豁落院带来的窘迫，早已淡去。如今回想，我常暗自猜想：父亲当初刻意留着那面敞向大路的院墙，是为试炼我的羞耻之心？还是在我成长路上，留下一道明晃晃的伤疤，让我学会自愈？又或者，这只是他烟火日子里独有的诗意，在终年辛劳中，不肯放弃对美好的坚守。我从未问过父亲，只能在心底这样想。

往后经年，我对故乡村庄的所有回忆里，总会浮现那一丛丛蔷薇。它们在旧院一角，在记忆深处，静静绽放，带着微光。一树蔷薇疏疏落，落过少年难堪，落过父亲沉默，也落进我半生梦境。它们不急着开，也不急着败，只把旧时光轻轻留住。



金星

第1230期

花间问语(国 画)

吴卓庭 作

■诗歌

碑前回望

□李淑存

站在水云山烈士纪念碑前
戈壁的风又响了
碑石在时间的褶皱里发烫
一九三六年冬
那么多西路红军
走着走着
就成了山的影子
绑腿上的血痂层层剥落
祁连雪线每天向西撤退

我数着碑文的划痕
有人从石头里起身
抖落满身沙粒
向我们端端正正行礼

河西走廊漫长如伤口
零下四十度
马匪骑兵追逐落日
有人把战友埋进烽燧
埋进自己呼出的霜里
“大沽政治部”的标语
“前进剧团”遭遇战的悲壮
让我触摸长征精神的图腾

而历史在某个拂晓
发现所有弹孔都是倒置的北斗
一九三六年
他们没有全部牺牲
他们只是变成河西的砾石
在每阵风里重新集结

十里铺的枪声

□张连菊

十里铺的枪声
是一九三六
楔入岁月的一枚铁钉
锈迹斑斑，却从未松动

那年冬天的阳光
被一遍遍掰开
分给战壕里冻僵的手指
那年冬天的大地
被一层层掀翻
弹坑如碗，盛满未冷的血

马家军的马蹄
踏碎一轮轮冲锋
西路红军弹尽粮绝
师长刘理运，团长肖永继
与五百余名战士
把最后一口气
吐成了河西走廊的风

那年冬天的永昌
是铁铸的冷
战士们滚烫的鲜血
一滴一滴地渗
也没能把地，捂暖半分

把爸爸装进书包

□张新元

“我的《道德与法治》书呢？”下楼时，我猛然想起书包里少了一份重量，冲爸爸喊。

“你坐车里别动，我上去取。”爸爸熄了火，快步走向楼门，被门槛绊了一下，踉跄着闪进楼道。清晨阳光斜射进车内，有些刺眼。我心疼他：为我做了丰盛早餐，自己只喝一杯咖啡。我把半块面包塞给他，他避开，没说胃口，继续替我整理书包。

片刻，他下楼，手里握着书，走路有点瘸，却像得了奖状，小步蹦跳过来，钻进驾驶室：“好了，出发。”早高峰车水马龙。晨起、早餐、上学、放学，我总觉得天经地义。爸爸是我的厨师、车夫、保镖、秘书。直到那天放学回家，他一进门就栽在沙发贵妃床上，一动不动。妈妈问怎么了，他嘴唇翕动，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：“我很难受，一早起来就很难受。”他脸色蜡黄，抱住头，把脸埋进两个抱枕之间。

那一次，他病得厉害。我把体温计塞到他腋下，倒好水，陪着他，摸摸他滚烫的额头。我问：“作业多不多？”我说：“正常，我快快写。”那晚我写得高效，收拾好书包，陪他躺下：“您别说话，我给您讲故事。”次日，我一手抓书包，一手拎牛奶：“上楼喽！”爸爸紧追。到家，他摸我的头：“怎么发现，我家嘉仰突然长大了？”我笑了：人不能是倒长的书，缩回去。

爸爸聚会要向我请假：和谁、去哪、几点回。我留灯等他，若喝了酒，便给他盖好被子，晾一杯水，次日不许他动车。

我总以为爸爸是蜘蛛侠、奥特曼。可当我快和他一般高，才发现他并不伟岸。他的肩膀，曾是我儿时的马背。他在矿山工作，送我上学后还要走很远到单位，三点一线，从无怨言。

我的书包里藏满爸爸的痕迹。我和他的一寸合影，他包夹层有一张，我书包第一层也有一张。那是一年级在照相馆拍的，阳光下我们坐在草地上笑，他抿嘴，憨憨的。侧袋里是他送我的钢笔，单位奖品，三年级“六一”礼物。我常用它写字，笔身温润，像他沉默厚重的爱。

无论多晚，做完作业，爸爸都细心帮我整理书包，课本分类，文具归位。他不善言辞，却把牵挂藏进我日日背负的书包。

别的女同学的书包装着课业与童真，而我的书包，装着跨越山海的父爱。进校门，我像背着爸爸的陪伴；深夜读书，像靠着他的肩膀。风起时，书包晃动，像爸爸在拥抱我；孤单时，触摸书包里的物件，思念便有了归宿。

我是那个把爸爸装进书包的孩子。书包不大，却装得下最深沉的爱；路途很远，有父爱随行，我的成长永远温暖明亮。



金水湖剪影

远方赶来的几片云
依偎在天空的怀抱
白天最后的一点亮
依偎在黑夜的怀抱

金水湖的水
你依偎在谁的怀中呢

湖边的两株树
树下的两个人
在说着观景台上溢彩的流光
还是更远处龙首山背后的夕阳

夕阳之上，天空红着半个脸
夕阳之下，金水湖红着另外半个脸
湖边的人
你们的脸红了没有

再过一会，星星就该出来了
半湖的灯光，半湖的星光
金水湖，是灯光和星光的家吗

今夜，再升起一弯月牙吧
湖边的人，他们要乘月亮船
抵达心灵的彼岸

金水湖剪影

□赵兴高

作者简介：

赵兴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他深耕文学领域多年，曾出席第十二届全国散文诗笔会，创作覆盖诗歌、古体诗词、散文诗等多个品类，累计在《诗刊》《中华辞赋》《星星》《绿风》等20余家权威刊物发表作品千余首（章）。其作品兼具文学价值和传播力，多次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，组诗还被收入《中国当代文学文库》、高中课外读物《疯狂阅读》《诗刊》5年选、《甘肃的诗》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》等30余种重要选本。曾获甘肃省第三、四、五、八届黄河文学奖及第六届敦煌文艺奖。出版诗集《风起之乡》《拍水而起的浪花》《秋风吟草》、散文诗集《边地》、报告文学《发现骊軒》(合著)。

贾得梅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。她深耕书法艺术四十载，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院院研究生课程班，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西部书界新秀研修班及国家艺术基金“西部地区书法艺术人才培养”项目学习。其艺术成就丰硕，作品先后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三、四、五届全国妇女书法展，中日妇女书法家代表作品展、“三晋杯”公务员书法大展、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、“敦煌杯”全国书画展及小品展等；曾获甘肃省张芝奖、中青展等多个书展一、二等奖；多次受邀参加中书协和省区举办的各类书展。曾获第四届甘肃省中青年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称号、中国书法家协会“书法进万家”公益活动先进个人。

2024年4月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《秋风吟草》(赵兴高诗词 贾得梅书法)；同年5月18日，甘肃省文联、中共金昌市委宣传部联合为其举办“秋风吟草”赵兴高诗词 贾得梅书法作品展。

紫金花海听秋声

□王黎奎

金昌的秋天，是从紫金苑的风里听出来的。风过马鞭草，窸窣窣窣；蜂绕薰衣草，嗡一声又远了。白露过后，秋意悄悄漫进花田。

入秋，马鞭草渐渐淡下来。紫色褪浅，淡黄枝干露出；花穗成紫褐，风过轻摇，不再喧闹。它与琉璃苣、金光菊、格桑花连成一片，风起时如秋天低低的耳语。远处龙首山轮廓分明，阳光斜覆，紫色蒙一层柔光。

花海深处，花农老周蹲在薰衣草丛边，修剪枯枝。我问：“秋天还这么忙？”他没抬头：“花谢了也不能撂着。这会儿不修，来年新苗长不齐。”他拨开枝条：“这根还发绿，皮紧，能养；那根枯黑了，一碰就折，得剪掉。”剪刀咔嚓，咔嚓，碎叶滑进土里，像给秋天打着拍子。

老周种花多年。早年这里尽是沙土，大风天石子打在铁皮上叮当响。后来一茬若试，一株株补，才有连片花海。剪刀声停了。老周侧耳一听：“又开营了。”越过花田，对面冶金学院操场上，红旗舒展，口号声翻过来。新生军训刚开

营，迷彩队列整齐，口令短促。一张张脸晒得通红。老周手里的花枝有青有枯，操场上的少年正被日头晒出棱角。花开一茬，人长一程。风从操场吹回花田，两边的声音，都落进同一片土里。

出花田，紫褐花穗低垂；一路之隔，红旗翻卷，口令贴风过来。风还是河西的风，只是掠过花田时，先染了香。戈壁上，根一寸寸扎下去，花才一茬茬开起来。

太阳西沉，花海周边有了烟火气。夕光铺在紫色花田上，花瓣泛金。北侧小店，烧烤摊次第开张，孜然香混着薰衣草香。卖杏皮茶的嫂子掀开保温桶，铁勺碰桶，叮的一声；烤土豆滋滋作响。铁勺碰桶，炭火噼啪，把秋声落回市井。曾经偏僻的城郊，如今成了休闲去处。

天色渐暗，晚霞染透天边。回望紫金苑，紫色花浪层层铺展，紫嫣湖波光与灯火交映。风从戈壁来，吹过花田、操场。花香里，隐约还能听见军训口号。花把一季颜色还给泥土，少年把青涩留在操场。枯穗沙沙，口号渐远，摊前铁勺叮当。秋声不曾消散，只是沉落泥土，等来年风起，花开。